

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

愛社的人

楊禾等著



4620

32.1
4620

楊禾等著

爱社的人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(1)

愛社的人

楊禾等著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西大街兩側四號

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1433 字數：41千字

開本 $31\frac{1}{2} \times 43\frac{1}{2}$ 1/32 印張 $2\frac{3}{4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8,000

定價(5) 0.20元

封面画：沈荣祥作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五个短篇小说，从全國各主要文藝刊物上選擇出來。这些作品，都是描寫在農業合作化运动中成長的新人物的。它們表現了農村幹部深入羣众的工作作風，集体農民的勞動生產熱情，以及他們愛護合作社、愛護公共財產和集体利益的优秀品質，深刻反映了農民的社会主义積極性。这些在農業合作化运动中成長起來的嶄新的農民形象，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。

目 次

老陶	徐光耀 (1)
飼養員趙大叔	馬 烽 (11)
老飼養員	李文元 (31)
愛社的人	楊 禾 (44)
雲芝娘和雲芝	彥 周 (66)

老 陶

——記一个區委書記

徐光耀

不管在哪裏，只要他那柔和而有幾分幽默的笑臉，他那矮壯的身軀出現在人們的面前，就由不得人們不上去叫他一声“老陶”，一股親密歡樂的空氣，馬上像团發光的雲影似的，把大家圍繞着了。

人們親近他，願意和他一塊兒工作，倒不只是愛他的活潑可親；他還有那麼一股子生龍活虎勁兒，處久了，你也會不知不覺受到鼓舞，感覺自己有些蓬蓬勃勃，充滿朝氣。就連個別揹着“抗戰八年”的包袱，工作上死眉搭眼的人，和他處上幾個月，也會變得年輕了。

他總是熱情地工作着，從心底裏愛着這個地區和這兒的人民，愛着他的同志們——這不是沒來由的。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中，在那些千征百戰、風風雨雨的日子裏，他同他們一塊兒鬥爭，一塊兒長大，一塊兒解放；現在，在黨的總路綫燈塔照耀下，他的面前更隨時呈現出使他這樣激動的遠景：多少年日夜祈盼的

一个像苏联那样的社会，就要在党的領導下締造起來了。这使他的愛更深刻也更強烈。这也便是他區委書記的工作一直沒有特別感到棘手的原因。

然而，老陶並非样样都使人順心。新参加工作的年輕知識分子李金凱同志，有一次便对他的态度感覺到難堪，甚至是不滿意。那是一天上午，老陶派小李去姚莊檢查蕭福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計劃，並告訴他这是个重要的工作。小李想誇耀自己的敏捷，二十里路程，他騎上車子兩個小時便回來了。老陶正在複習新學的算題，小李一進門，便把个硬紫紙皮的大厚本子往他面前一擱，神色飛舞的要求馬上彙報。

他開口彙報了：

“蕭福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計劃是这样的：第一項，概況：全社十二戶；人六十七口；勞動力三十七名，內男整勞力十三名，男半勞力四名，女整勞力九名，女半勞力十一名……”

接下來是黨員數、團員數、各色地畝數、牲口數、農具數……一大堆無窮無盡的數字。

很顯然，他僅僅抄了這些數字回來。因為當老陶問到社內播種情況，他不知道；問到社員們對這計劃的態度，也不知道；問到計劃的用工、開支和收穫數字是怎樣算出來的，同樣是一個不知道；雖然這些正是他需要知道的。

老陶不禁皺起了眉，最後又問：“你覺得這個計劃有沒有問題呢？”

“問題麼？”小李遲疑着，把那本子翻了好半天說，“別的還沒有什麼，只是數目字還不够完全，比方……”

老陶一伸手把那本子奪過來，便關進抽屜去了。他凝神瞅住小李的眼睛，虽是笑笑的声調却很嚴肅：“你腿勤是好的，腦子却不勤。年輕輕的，別学懶啊！革命工作，不是抄些數字可以交差的呀。”

小李騰的飛紅了臉，把雙手背往腦後，心裏感覺到混亂了。

老陶也有些激動。可是他馬上便覺得自己太過火了，反省到對於这样一个还未經過多少鍛鍊的青年，應該耐心幫助才是。他離開桌子走了過去，親切地勾住小李的脖子，哄道：“別害臊，別害臊！來，天不早了，教給我兩道算術吧。下午，咱們一塊兒下去轉轉。”

下午，冒着呼呼的大風，他真的帶了小李來到了姚莊，來到了蕭福明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姚莊是李金凱的家，是他長大的地方。然而小李感覺奇怪的是：老陶到這村來，比他還熟悉些，一直就鑽進蕭福明的小屋來了，連蕭福明的小兒子，一見他，也連忙叫着“老陶”，向他懷中爬哩。

蕭福明正和一家人團坐在炕桌周圍吃飯，見老陶來了，急忙起立迎接，不想屋頂太低了，咚的把頭撞在橫

梁上。老陶一面哈哈大笑着，搶上去抓住蕭福明的膝蓋捺他坐下，又回頭對小李說道：“看見了嗎？我還沒够着搶飯吃，他倒急成這樣了。”

說着，他抱起蕭福明的小兒子，兩腿一盤，坐到飯桌跟前，抽過蕭福明的烟袋，就啣在嘴裏。這時他發現蕭福明的母親並沒有吃飯，靠在被羅上，扁着嘴，不說話。老陶逗她：“大媽，嫌兒子沒給你包餃子吧？”但她也一樣不理。

小李就坐在地下的凳子上。因為他上午才來過一趟，下午又來，很有點不好意思。見老陶並未注意他，才稍稍塌下心來。就那麼留心着老陶的一舉一動。

可是，小李很快便感到驚異而可羞了。社內確乎出了大堆問題。蕭福明吃罷飯，把他們領到他老娘的小屋去，苦着臉第一句便說：“唉，真要把我愁死了！”他說，社員們幹活越來越鬆勁了，勤儉的跟着懶的學，太陽大高了才下地；手頭有現款的不願往社裏投資，王振老頭在操持搭夥計去天津販顏料，影響得別人也打這路主意；有的要去挑貨郎担，有的要去賣廣貨，都想用錢賺現錢哩；作價歸社的牲口却沒有人願意餵養。惹得單幹戶們說風涼話了：“這就叫走社會主義的路呀？嘿，一色的‘孬包會’^①嘛！……”

^① “孬包會”，懶蛋團体的意思。

這些問題還攪擾了這個和睦的家庭。蕭大娘眼見她兒子操心勞累，一天瘦似一天，禁不住心疼，在積極反對兒子當社長了。蕭福明要扒開自家牛棚裏一道橫牆，預備給社裏餵牲口，她說會破了祖上的風水，不讓扒。今天，就為這些事吵得沒有吃飯。

蕭福明把頭埋在雙手裏，沉默了起來。好久，他忽然絕望地懇求道：“老陶，我真沒了法兒啦！你把我這社長換一下吧！”

老陶把手叉着腰，爽朗地大笑了。他看看小李，小李正滿臉吃緊的發呆，在替蕭福明作難哩，他就指着他挾的那大本子道：“把這些問題記一記呀，這才是那要緊的東西。”回轉頭，又輕輕鬆鬆地說，“不急，不急啊！老蕭，窩撤你的職遠着哩。哪個社沒有個三火車兩火車問題啊。”

社的生產計劃不夠周密，社員們對秋後分紅多少，心裏沒底，再加上計分制度不太合理，而富農和商人的活動和引誘，更使得一部分社員發生動搖，於是幹活就愈來愈不上勁了。老陶相信這些是可以逐步解決的，而現在使他最耽心的卻是蕭福明的情緒。這個在開始建社時聲明“爬不上社會主義的山，至死不回頭”的人，洩了气了。這是個柱斷梁折的危險。這是他必須馬上解決的問題。

“老蕭，我問你，”停停，老陶閃閃眼睛，竟發出一

个無關緊要的問題：“吃過飯，你原打算幹什麼去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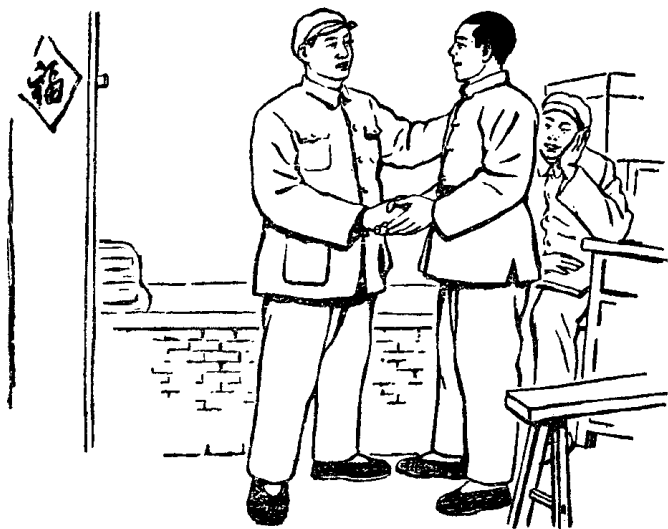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麼，”蕭福明淡然地用手撫著頭回答道，“你們不來，我就搗糞去了，明兒社裏要上糞的啊。”

“對呀！哈哈……”老陶猛抓住蕭福明的手，一下子拉他站起來，“我猜你是裝蒜吧，你‘沒了法兒啦’！你又結記搗糞，又結記上糞啦，發愁是發愁，歸根到底，你还是撂不下这个社呀！这个社長，你真的肯撒手嗎？”

蕭福明抬起眼望着老陶，見他亮亮的眼對着自己，一股溫暖直透到心裏來。他覺得老陶還是那麼理解他、信任他。但他仍然顯得委屈地說：“可你總是用鞭子趕我一個跑，還有別的黨團員、社員們啦……”

“不趕你還趕誰呢？”老陶瞅住他的眼睛說，“你是黨的小組長，一個地道戰的英雄啊！先前，日本鬼子差點治死你，你一顆眼淚不掉！如今往那個盼了多少年的美好前途奔了，怎麼倒愁眉苦臉了呢？小伙子，忘本了吧？”

一提起地道戰，蕭福明立刻精神煥發了。那是他一生最大的險關，也是最大的榮譽，他得以參加英雄模範大會，掛花，得獎，受到人們尊敬，完全由於那些艱苦戰鬥。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間的事了，這地區還處於敵我拉鋸狀態中，蕭福明和三個民兵被日本鬼子堵在地道裏，敵人用炸彈轟他們，瀰烟薰他們，放水灌他們，後來還放了大批毒瓦斯，地道也掘露了天……他們苦鬥了



“你还是摆不下这个社呀！这个社长，你真的肯撒手吗？”

沈荣祥作

三天四夜，終於把敵人打退了。當他從洞裏爬上來，第一句便說：“黨總是教育我們堅持堅持，真不是瞎話，若沒有這股堅持勁，十條命也早完了！”

今天，老陶正是要提醒他這些。

“那倒是啊，”蕭福明已經笑瞇瞇了，自言自語似的說，“這點兒困難要比起那時來，真是看不到眼裏。可是味道不一樣啊，那是跟敵人鬥爭，你死我活的事；這會呢，親媽也反對我了。”

“這也是鬥爭，老蕭！”老陶更握緊他的手，強調說，“這也是一場鬥爭，也得堅持、堅持！不過，不能用打仗那一套，要用另外的方法，要說服她。”

蕭福明臉上泛出興奮的光輝，已有一種力量從他身上湧騰起來，沉一沉，他莊重地把三齒鎬扛上肩說：“對，是一場鬥爭哩！——就是吧，老陶，咱走着瞧吧，我要幹活去了。”他又提起一把鐵鍬，就要去搗糞了。

這情景，使小李產生了莫大的驚奇，他用一種羨慕的眼光望着蕭福明的後影，隨後他轉向老陶，天真而嚴肅地問道：

“陶書記，你怎麼幾句話就把他說活了呢？”

老陶瞧着他那稚氣的眼神，笑了笑，突然又是那麼親熱的勾住他的脖子，意味深長地說：“我們是知心朋友啊！”停一下，他又感慨地說：“小李，咱們的知心朋友還是太少了，還得努力去交新的朋友，走吧！”

這一天，他倆滿村轉着，把主要社員的家庭都拜訪到了。不論是老头、老婆、年輕的姑娘、十二三歲的孩子，老陶跟他們都有話說，都嘮扯得來。那富有感染性的大笑，到處哄响着，帶動起更多的笑声。

晚上，又給合作社開了半夜紅火的會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陶為了研究一下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鬥爭問題，決定回區一下。而小李却自動要求留了下來，他說要在本村重新交一交朋友哩。

過了幾天，老陶又回來了。小李接着他，一面往蕭福明家裏引，一面禁不住滔滔不絕地說起他所碰到的稀奇事：社裏的小伙子們，天不亮就冒着還有些刺骨的春寒，下到水池子裏去挖紫泥，一天竟挖了七八十車，頂得兩千多斤粗肥。這可引得單幹戶們紅了眼，很多人也下水去搶挖了。那個說社是“丟包會”的老頭，竟把社裏挖的泥偷了十來車去，惹得社員們說：讓他偷吧，偷到過秋，連他本人也要入社哩。那個想上天津販顏料的王振，有一天暗地裏找了小李聲明：他根本沒有想去天津，他才不是那號想發剝削財的人呢。他的存款已決定投給社裏買龍頭井^①好點棉花。可是，他又說，自己跟兒子吵了多半夜，還幾乎動起手來……

小李一邊說一邊笑，不住地指手劃腳，把那大厚本

① 龍頭井，即軋水缸，老鄉們都那樣稱呼。

子也掄掉兩次。老陶一面听，一面笑着點頭，最後說：“你這次的彙報，比上次充實多了。可是，好像這些你都沒有記進大本子裏？”小李一下楞住了：“我沒有想彙報啊。”老陶在肩上給了他一掌。

蕭福明家裏只有蕭大娘和兩個孩子在家，兒子和兒媳參加挖紫泥還沒有回來。蕭大娘剛做熟飯，正放桌子和碗筷。她一見老陶、小李兩個進來，便招呼她的孫子說：“快把鍋看好，老陶要搶飯吃啦！”老陶却進門就問道：“大媽，牛棚裏那道牆扒開了沒有？”問着，就往炕上一跳，却忘記屋頂太低了，咚的把頭撞在梁上，不由得捫住前額皺起了眉。蕭大娘却扁起嘴愉快地大笑了，她說：

“牆是扒開了。可到了社會主義，別忘記把我這房子給翻蓋一下啊！”

1954年6月8日

（“人民文學”1954年10月号）

飼養員趙大叔

馬 烽

我去到趙家溝農業社，正是秋收快要結束的時候。那天上午，社員們都到場裏地裏工作去了，辦公室裏只有社長張明山和一個年輕女會計，在忙着核對賬目。

張明山是個三十多歲的中年農民，个子很小，很瘦，很精神，看樣子是個能幹的角色。他一面燒開水；一面向我介紹社裏的情況；一面還要回答女會計提出的一些問題。……

正在這時，從門外撞進一個老漢來，看起來有六十多歲了，但鬍子却刮得光溜光，頭上戴着頂呢子鴨舌帽，腳上穿着對舊皮鞋，身上却是老莊戶人家的打扮——藍布襖，藍布褲，腰裏繫着條白布腰帶。他一進門就對着社長直嚷嚷：

“我不幹了，要到太原另找工作去！辭職，准不准？說話！”

“不准！”張明山滿不在乎地說。

這老漢馬上把帽子脫下來，舉在手上，唱道：

“听他言不由人怒髮衝冠，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漆，好惱，呀，呀，呀……”他一面唱，一面还学着鬚生的架式；又吹鬚子，又甩袖子。引得我們都大笑了。女會計用手絹擦着笑出來的眼淚，說道：

“趙大叔，你每天要來搗一陣亂，把人的頭都吵昏了！”

“怎麼？秀梅，昏了？”趙大叔連忙坐到椅子上，閉起眼睛，学着旦角的嗓子，嗷聲嗷氣地唱道：“我昏昏沉沉一夢中，耳縫裏忽听有人聲，我強抖精神睜開眼……噯啦切光光光……啊！這是哪裏來的客人？”他忽然看到了我，問社長。

張明山忍着笑對我說：

“這是趙大叔，哦，哦……趙吉成老漢，人們都稱他趙大叔。我們社裏的飼養員。”又回頭對趙大叔說，“這是縣上來的，老馬同志。”

趙大叔听了，連忙用山西梆子道白的聲調說：

“不知馬大人駕到，未曾遠迎，當面謝罪！”

我笑得差點把開水碗打了，張明山和秀梅也笑得東倒西歪。他沒有笑，板着臉，扭頭又衝着張明山說：

“不幹了，何必在這裏受人的氣！非到太原去不可。聽見了沒有？我馬上就捲舖蓋走啦！”

張明山笑着說：

“隨便，那是你的自由權。”